

中央苏区时期无线电在反“围剿”中的运用

1928年夏,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早期无线电人才。无线电战士被誉为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还鼓励他们“要做革命的‘鲁班石’”。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形成了高效、严密、通畅的无线电网络,加上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破译与通信人才队伍,无线电在数次反“围剿”中发挥出色,为红军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起到重要作用。

侦察监听敌台

红军利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敌军的“一部半电台”,于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宁都小布成立了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不过暂时还不能互相通报。一直到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电台主要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当时由于根本没有料到红军能掌握并使用电台,所以国民党部队的电台几乎没有保密意识,开始联络时,都要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而对方回

答时则又用暗语,因为敌军部队很杂,统一的密语行不通。这样一来,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其部队的行踪和部署。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利用缴获来的无线电收报机监听、抄收国民党电台的新闻电讯稿,就成为与外界沟通的一条便捷途径。朱德和总部其他同志都经常来听新闻,有一次毛泽东还称赞:“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呀!”此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

人对这项工作愈加重视,认为无线电收音机所收敌人的电报,“确有使我们对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并准备扩充无线电组织。曾任红军报务员的邹毕兆回忆,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建立的每个无线电台,除了通信以外,都兼做收听国民党军队电台报告自己所在地名和报告他是隶属哪个部队的工作,还抄收南京中央社发的新闻。瑞金中革军委和前方总司令部都还有专门的侦察台,获取将军的位置。

破译敌台电文

随着敌军通信保密意识的增强,特别是各种密码的使用与经常更换,使得红军要获悉敌军的动态就必须破译对方密码。红军手头没有现成的破译经验可循,没有专业的指导,没有破译学教材,更没有先进的解密分析仪器,难度可想而知。于是,破译与反破译的较量成为这场暗战的最大亮点。

红军总部一方面要求前线部队注意搜集敌人的密码本及俘获敌军电台人员,另一方面组织专门的力量从事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一项比较复杂、不易掌握的技术,被称为“读天书”。该工作主要由中革军委二局负责,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因本领突出、工作拼命、热情极高,故被称为“破译三杰”。他们往往先从破译敌人最常用的简语入手,逐渐弄清敌人各部队的番号、驻地和长官姓名,然后再依据敌人的公文格式和明码

底本,一字一句地破译,终于掌握了敌人的密码规律。

1932年10月首破了敌人“展密”,这样,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口令、信号,乃至内部派系斗争等深层次情况,红军很快都掌握了。到1933年八一节前,已经破译出100个密码,副局长钱壮飞取名为“百美图”,平均两天多破译出一个密码,为此二局还搞了个庆祝会。中革军委在八一节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了奖章,朱德、周恩来亲自到二局颁奖,并在大会上讲话。“破译三杰”都得到了二等或三等红星奖章。

1933年2月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敌人刚使用“猛密”不久,即被曹祥仁和邹毕兆破译。根据截获的敌军情报,红军主力进行设伏,全歼第五十二师,围歼第五十九师大部,俘虏两个师长李明、陈时骧。公审大

会上,两人气焰嚣张,认为己方武器精良,对败在红军手下很不服气。这时,曹祥仁愤怒地跳上主席台,附耳将他们通报的密电当场背出。两人目瞪口呆,垂头丧气,俯首认输。

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率部赶至黄陂时,看到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红军歼灭的惨状后十分痛心,终日闷闷不乐,有感而发写了四句诗,后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当时,他惟恐这种消极情绪波及部队,没有示人,仅用电报将诗发给了在上海的夫人。红军截获了这封电报,破译后转呈周恩来。西安事变后,李默庵一次在西安偶然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寒暄之余脱口讲出了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说写得不错。李默庵闻知详情后脸色大变,震惊于红军无线电侦破的超强能力。

确保红军内部通信联络安全顺畅

红军内部的无线电通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再从双向到多向,最后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过程。

当只有“一部半电台”时,还不能建立相互间的通信,便采取了单向通信的方法,即伍云甫、王诤、曹丹辉等人带一部完整的电台随毛泽东、朱德在前方。曾三、刘寅等人带上那部收报机在后方,密码和一切联络规定都事先约好。前方有电报就架台发报,后方台24小时不间断守听。这样,后方就可以很快得到前方的消息。

在缴获公秉藩师那部100瓦大电台以后,他们就在后方进行调试,准备和前方正式通信。第二次反“围剿”五战五捷,红军攻下福建建宁后,于1931年6月2日,后方总部用100瓦电台同在前方的红三军团第一次沟通联络,彼此发了一份短报。从此,开始了红军无线电通信的新局面。

曹丹辉在1931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感叹道,从红军缴获白军的第一部收报机算起,到当天整整一年中,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通报的对象日益增多,这一情况也表明了红军的发展壮大。当时红军的通信单位有: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红一、三、五军团,粤赣军区,福建军区兼第十二军等,共有电台16部、机报人员80余名。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发展迅速,到后来大体上每个师都有一部电台,大大便捷了指挥作战。战时同友军进行及时联系,保持了很好的协同,互相配合作战。敌人一进苏区,就如国民党蒋光鼐和蒋鼎文打电报所说:“我们一进苏区找不到一个人,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

为了消灭敌人,红军常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作战,这对无线电联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红军内部上下有机联动、情报共享、敌情互通等工作,几乎每天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红色无线电通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1933年1月的浒湾战斗中,正是红五军团电台及时收到了红一军团电台发出的全歼枫山岭之敌的捷报,才化被动为主动,掀起了猛烈反攻,将长延庙之敌十四师击溃。(据《学习时报》)

拾遗

林则徐:心思缜密效率高

清代名臣林则徐心思缜密,他将常用的4本花名册命名为《千古江山》。凡是姓氏第一笔为撇的,入“千”字簿;第一笔为横的,入“古”字簿;第一笔为点

的,入“江”字簿;第一笔为竖的,入“山”字簿。每个人名下面都有籍贯、年龄等个人信息,翻阅起来极为方便,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据《天津日报》)

陈嘉庚建议“汉字横写横排”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嘉庚向大会提出了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而右横写、横排的提案。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方式,与甲骨文、竹简的使用有着紧密的关系,竖写的习惯一直延续了数千年。清末,西风东渐,不少有识之士开始提出汉字应由竖写改为横写的观点,虽然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和响应,但由于传统国粹势力根深蒂固,汉字横写横排的推行依旧步履维艰。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嘉庚,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和外国人接触广泛,对各国文化了解全面,他认为,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有必要对汉字书写进行改革,由竖写竖排改为横写横排,以便与国际接轨。因此,他在政协会议上郑重提出了《汉字书写、书报印刷应统一由左而右横写、横排》的提案。这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该协会78位理事之一。

1952年2月5日,郭沫若、

胡愈之等在中国文字改革研委会上也提出了中文“必须自左而右地横行”的建议。在陈嘉庚、郭沫若等著名人士的共同推动下,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将竖排版改变为横排版,率先试行汉字由从上到下的竖排,改为从左到右的横排印刷,并刊登了一篇题为《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的文章:“我们认为现代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该跟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它的需要而改变,应该跟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字的横排横写,是发展趋势。”

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作出“汉字横排横写”的决议:“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排。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函件的横排、横写。”11月,全国17家中央级报纸已有13家改为横排方式。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仅有少部分标题和文章采用竖排。至此,汉字横排横写在全国全面推广开来。这时,离陈嘉庚提出“汉字横写横排”的提案已经过去了5年多的时间。(据《人民政协报》)

对很多人来说,炎炎夏日最是最难熬,即使有空调,也不好受。天一热,就容易出汗、烦躁,这种现象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

那么,在古代,古人又是如何在夏令避暑养生的呢?

古人夏令

养生智慧



清代金廷标《莲塘纳凉图》。

避暑也要避寒

夏季是天地阳气最旺盛的季节,尤其三伏天暑气蒸腾,人感到酷热难耐在所难免。这时,采取各种降温措施自然十分必要。在古代,防暑降温的方法有很多,什么折扇香囊、凉席凉枕,还有各种凉茶冷饮,但要说最直接的,还是冰。

夏季用冰在中国的历史十分久远,西周时期已出现。及至唐宋明清,各种记载更是比比皆是。当然,古代没有制冰技术,所用制冰基本都是冬日储存在冰窖,等到夏日时取用,因而

价格不菲,十分奢侈。但即便如此,无论皇家还是平民,该用冰还得用。冰的用途也很多,可以用来赐给大臣或是馈送亲友,可以冰镇食品或直接用来解暑降温,总之一块也不会浪费。

夏令食品,比如各种瓜果,冰镇过的自是最好。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就说:“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此后,“浮瓜沉李”俨然成为冰镇食品的代名词。当然,冷食虽好,不宜多吃。李时珍就曾提醒,夏季不能多食冰,虽然“夏冰味甘,大寒无毒,去热除烦”,但“人腹冷热相激,非所宜也。止可隐映饮食,取其气之冷耳。若恣食之,暂得爽快,久皆成疾”。南宋医家陈直也说:“承暑冒热,腹内火烧,遍身汗流,心中焦渴。忽遇冰雪冷浆,尽力而饮,承凉而睡,久而停滞,秋来不疟则痢。”此说可谓切中时弊,就像现在的冰激凌、雪糕、冰镇饮料等等,不能多吃,否则容易损伤脾胃。

冷饮之外,像酸梅汤、绿豆汤等其实也是很好的夏令食品,甚至包括榨菜之类,也能帮助补充因出汗过多而丢失的盐分。此外,民间还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

方”的说法,适当食用生姜,可以起到散寒祛湿、冬病夏治的作用。

养气就是养心

夏天气温高,体感难受,人在这种环境下容易烦躁不安,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正因为如此,就更要注意平心静气。所谓“心静自然凉”,越是暑热炎炎,就越要静心宁神。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消暑》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这种避暑法,关键还在心境。

类似“精神避暑”的“心理疗法”,《黄帝内经》中也有所总结:夏令之时,要“使志无怒,使英华成秀,气得泄,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这就是说,夏天的养生之道在于让情绪保持平和不躁,使气色焕发光彩,让体内阳气得到自然宣散,这才是顺应夏气、保护身体机能的基本法则。

除了内在的静心,寻找遮阴纳凉的外在环境也很重要。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了六月初六西湖纳凉的风俗:“是日湖中画舫,俱叙堤边,纳凉避暑。”此时,往往也是赏



清代画家石涛的《江村消夏图》。

荷的好时候,如苏东坡《夜泛西湖》中描述的:“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杨万里的名诗说得更清楚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此等天人合一的美景下,就算天气再热,也得凉下几分。(据《海南日报》)